

# 掐辫子

□山西阳泉 孙克艳

每到夏天,草帽就成了父亲不可或缺的配置。一顶简单又略显破旧的草帽,上面沾染着风雨的痕迹,与父亲饱经沧桑的脸庞很是契合。正是那些貌似千篇一律的草帽,为父亲,和千千万万像父亲一样的农民,遮挡田间的烈日、雨水和尘埃。

一看到草帽,我总是想起“掐辫子”。一顶顶草帽,先得用小麦秸秆掐成长长的“辫子”,再加工制作而成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掐辫子在故乡的村镇,是一件火爆的事情,下至七八岁的孩童,上至七八十的老妪,都会掐辫子,并乐在其中。掐辫子不但可以打发枯燥的日子,还可以挣钱。集市上,有专门收辫子的人。

每年收麦前,先挑选小麦秸秆,最好选那些长得又白又长又有韧性的秸秆。将长势好的小麦择出来,收割并捆成麦个儿。割下麦穗后,选取和麦穗相连的那一节,那是最适宜掐辫子的一节,长、光滑、有韧性。若没有充足的秸秆,第二节也

可以凑合,它相对粗短些,掐出来的辫子不够好,价钱上也低一点。

等到要掐辫子了,提前将备用的秸秆放在水里浸泡。泡秸秆有诀窍,一般选在清晨或中午,将秸秆泡在盛着清水的盆或桶里,并用石头将秸秆压住,使所有秸秆完全浸入。浸泡的时间根据秸秆的粗细、水温、气温等情况,会有些许时间偏差。在泡秸秆时,要不时用手捏一下秸秆,泡的时间不够,秸秆还是硬的,不好掐辫子;泡的时间久了,秸秆就会变得稀软而失了韧性,甚至整捆秸秆都要报废。等到秸秆泡好了,捞出来控了水,用湿毛巾包裹起来,以防秸秆失去水分。

炎热的盛夏,得空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婆婆们,各自从家里拖出一把椅子,腋窝里夹一捆秸秆,来到常聚的大树下,分散在茂密的树阴中。一边听着聒噪的蝉鸣,一边说笑着,手里的秸秆不停地翻飞。那几个简单的动作,不知重复了多少遍,闭着眼睛都不会出错。甚至,在漆黑的夜晚,也不妨碍大家掐辫

子。掐得长了,就把辫子一圈一圈盘起来,用绳子捆好。等掐好一挂,就截断它,再从头开始。手快的人,一天能掐几挂出来。

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奶奶掐辫子的情景。奶奶长着一双修长的大手,用凤仙花染红的指甲惊艳醒目。夏日里,她腋下总是夹着泡好的秸秆。掐断秸秆时,她的指甲又快又稳。只要得空,奶奶就拖着一把椅子坐在门外的大树下,与几个常来往的妇女,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,手中的辫子不停地吞食着秸秆……

关于掐辫子最美丽的场景,要数那一年的秋天。母亲和婶子端坐在簇簇野菊丛中,眼睛直视几十米外的戏台。戏台上,生旦净末丑演绎着人间百态;戏台下,到处是金灿灿的野菊,弥漫着清幽的香气。母亲和婶子的身边,不断变长的辫子也沾上了野菊的清香。

如今,各式各样的帽子琳琅满目;曾经质朴单调的草帽也变出许多新花样了。但那些关于掐辫子的尘封岁月,依旧珍藏在我心底。

# 乡愁何处

□广东中山 吕海涛

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小时候读诗像唱歌,读的只是和谐的韵律,乡愁里也能读出好玩来。外面的世界很大,小小的心里只装下了仗剑走天涯的梦想。

都说河南人恋家,我不能说这话是不是有毛病,于我,是说得通的。我疑心这乡愁和食性有关系。北人喜面食,像我,一碗蒜面条就可以乐上一天。所以,来到南方,饮食的不习惯浸润着乡愁。

在家和孩子们待了一个暑假。天伦之乐吸引着我,让我常常产生不忍离乡的懦弱。及至坐上了火车,在视频里道了声珍重之后,我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落了下来。我是去挣钱养家糊口去了,伤感什么呢?我不知道。

自中国工业化、城镇化以来,多少人背井离乡,把他乡当故乡,更多的人还是“代马望北,狐死首丘”。中国文化里关于乡愁的诗句太多,中国人乡愁太浓,浓到了一代代人努力化解都化解不开的地步。

暑假里遇到一个朋友,说他的

爷爷是国民党老兵,后来撤退到了台湾,从此和奶奶分离几十载。爷爷在台湾又成了家,而奶奶却终生未再嫁。八十多岁时,爷爷终于回到了故土探亲,他趴在奶奶的坟上痛哭流涕,像一个饱受委屈的孩子。爷爷临走揣了一包故乡土,他说用故乡土养一盆花草,从此就可以寄托乡愁了。

我的哥哥和弟弟都在中山买房定居,他们都在工厂里上班,安居乐业,提起故乡总也激不起一点愁绪来。他们说还是这里好,空气好,经济发达,北风侵袭不到。我羡慕他们这样心安理得地做了移民,可我做不到,偶尔还会在梦里回到童年时代,手持牧鞭,在故乡的山梁上唱歌、放牛。

白居易有诗曰:“身心安处为吾土,岂限长安与洛阳。”苏轼也说:“试问岭南应不好,却道: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我想自己应该豁达起来,让乡愁成为一杯淡茶,而不是一杯灼热的烈酒。

二女儿今年考了大学,学习护

理,也不知将来到何处去工作。倘若她如我一样,我岂不是又成了她的乡愁?我离家的时候,秋意已经很浓了,一场秋雨一层凉,有人已经穿起了夹衣。而当我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,踏上中山土地的时候,太阳也有点四十不惑的样子,不似夏日的刚猛了。

一个多月,再走进校园,一切还是熟悉的样子,爱莲池的鱼儿依然心无挂碍地游来游去。西边荷塘里的荷叶衰败,虽然煞了风景,但不出多久,就会有新鲜白嫩的莲藕走上餐桌。

去年的学生已升入毕业班,做最后的冲刺,而我,很有幸陪他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一起走过。厉兵秣马,只为明天,我有摆渡人的使命。闲暇之余,我还可以到岐江岸边去踩踩夕阳,去向跳跃的鱼儿问声好。

再来寻找我的乡愁,哪里还有影子呢?有希望,有快乐,有追求,天高,云淡,风轻。日暮乡关何处是?第二故乡。

# 秋日烤事

□山东新泰 曹春雷

那时的秋天,乡下的孩子是有口福的——我说的是我小时候的秋天。

入秋后,田野里的庄稼们,正大踏步走在丰收道路上,为贪吃的孩子慷慨地准备食料。花生、玉米、大豆,还有红薯,都向孩子们敞开了无私的怀抱,来吧,来一场烧烤盛宴。

不上学日子里,大多时候,我会挎着竹筐,约着几个小伙伴去田野割猪草。对我们来说,这时的田野比村庄要有趣。无论在田野玩到有多久,有多晚,只要挎着满满一筐猪草回家,母亲看到了,即便是已经举起擎着笤帚疙瘩的手,也会慢慢落下。

到了田野,第一件事,是割草么?不是,是先找一个干净的地方,寻一些石块来,垒成灶台的样式,

再搜罗一些干柴。这时候的田野,草还未枯,很难找。更多时候,是万事俱备后,不欠东风,只欠食料了。

到玉米地里,掰几个嫩玉米棒子。去花生地里,取些许花生来。这花生,最好是村人早已拔出晒在地里已干透的,若是鲜花生,烤出来不香。再去大豆地里,掐一些大豆秧来,鲜的也不要紧。去红薯地,挖一些小且细长的红薯来。庄稼地的主人即便看到了,也不生气,顶多笑着骂一声,“馋嘴,就知道吃。”

生起火,用水棒插进玉米心里挑着,翻来覆去地烤,要有足够的耐心,有孩子忍不住,张嘴咬一口,嗯,不熟,然后再烤,忍不住,又咬,嗯,还不熟,再烤。等到烤熟了,玉米棒子上的籽料也所剩无几了。我有耐心,急啥,一遍遍烤呗,一直烤

到外焦里嫩,这才放口大吃。

至于烤大豆,则需要一个瓦片,那种拱形的青瓦——这是来田野前,随便到一处老宅里,找来一块掉落的青瓦。火烧瓦片,将黄豆去了壳,放在瓦上,然后,用草棒来回拨拉。要用小火。渐渐地,豆子爆裂,不久就能吃了。

烤后的灰烬里,放进花生和红薯,慢慢煨。熟后,从灰烬里捡拾出来,花生去了壳,红薯剥了皮,开吃。手指都是黑的,吃着闹着,每人脸上都被抹成锅底。笑声惊到了附近的野兔,从草丛里跃出来,箭一般射向远方。

前些日子,我在一个农家乐饭店里,看到一个年轻人在柴火上烤玉米,笨拙,不得要领,总是烤糊,我教他,烤出来后,香,一如当年的香。

# 烟雨黄龙溪

□四川南充 杜敏

早就听说黄龙溪是久负盛名的古镇,一直想亲临其境,一睹其芳容。可因种种原因,一直未能成行。此次赋闲在家,百无聊赖,于是又心心念念起黄龙溪来。计划既成,即刻约上二好友,心下激动万分:“黄龙溪,我来啦!”

可是天不遂人愿,天公不作美,刚上高速,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了。雨越下越大,以至于高速路上都有了浅浅的积水。每次从大货车旁超车过去,总是有飞溅的水花奔小車而来,弄得我心情极为不爽,出游的兴奋心情一下子跌到了冰点。

及至把车停好,雨已经基本停了,只有些碎碎的雨丝随着微风在空中飘来荡去的,先前黯淡的心情一下子明亮了起来。待进得景区大门,视野倏然洞开,但见人影绰绰,树影婆娑,流水淙淙,不绝于耳。好一派别有洞天的人间胜景,先前黯淡的心情,已是欣然矣!

景区大门的正前方,是一个圆形的大水池。那高昂的龙头,正哗哗地喷射出四溅的水花。水花随风四散开来,形成一团团薄薄的烟雾。这一团团薄薄的烟雾,在微风的轻拂下,飘飘渺渺的,有如轻纱的梦!有游人正是因了这轻纱的梦,在水边嬉玩着,笑着,闹着,早已忘却了他们头上那碎碎的烟雨。或许,这烟雨于他们而言,倒来得正好!

溪水街心过,箏声梦里来!沿着龙头一路自上而下,清波漾漾,流水潺潺。溪流面开阔,时缓时急,时高时低,在一片朦胧的烟雨

映衬下,烟雾缭绕,水汽氤氲,宛如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画,又如月光下贝多芬的奏鸣曲!隐隐约约,时断时续,有缥缈的箏声传来,为柔美的溪水又平添了一份别样的古韵情调!

溪流的两侧,笼盖的满是高大的榕树,间以郁郁葱葱的异木和姹紫嫣红的奇花。沿溪而行的巨大的树冠,荫蔽着整条八百米的溪流,时有小桥亭榭穿插其间,游人悠然行之。更有那时尚的俊男靓女或者悠闲的大叔大妈们,因了这烟雨蒙蒙的流的景致,于那溪水之间,小石之上,俏皮地歪着头,扭着腰,伸长了脚,摆出各种pose拍照。

青灰色的石板路在细雨的浸润下更加洁净,也更富光泽和韵味。轻轻地漫步在这湿漉漉而洁净的石板路上,心情一下子十分的宁静和惬意。三三两两悠闲的游人,或独自漫步,或挽手而游,或三五成群,洋溢在他们明媚而灿烂的脸上的,全是满满的舒心和醉人的笑容。

沿着长长的青石板路,穿过古色古香的一街又一巷,我们在探寻了几处古寺古庙后,七拐八弯地来到府河(锦江)边上。临江而坐,心情倍爽。悠悠地呷一口茶,斜躺着享受采耳的舒适,听闻江风述说着黄龙溪的前世今生,顿时心旷神怡,欣之悦之,不知今夕何夕。

淅淅沥沥,又下起了细雨。但见远山如黛,近水含烟。蒙蒙细雨中的黄龙溪,一片氤氲,诗意盎然,富有灵气,韵味十足。

# 人间一味

□南京 陈绍琴

人生总是五味杂陈,而我每当回忆起童年时,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各种各样的甜。

记忆里的最久远的甜,是三岁妈妈买的那袋蛋黄饼。黄昏的时候,妈妈会抱着一岁的妹妹坐在家门口玩。她手里总是会两块蛋黄饼,我一块,妹妹一块。我总是会小心地把蛋黄饼含在嘴里,舍不得直接咽下去,希望那香甜在嘴里留得更久一些。

记忆里最开心的甜,是堂哥出去玩之后给我带回来的雪糕。因为我年龄小,他去街上玩不能带着我,于是便许诺给我带好吃的,于是我乖乖地坐在门槛上眼巴巴地等着他回来,那是我吃过最甜的雪糕。

记忆里最浓重的甜,是幼时拜年的时候,亲戚家里的端出来的糖茶和塞到口袋里的糖果。每次都可以看到玻璃杯里还有半杯的白糖没有化开,喝一口之后那齁甜的感觉让人久久无法忘怀。口袋里糖果都是和小伙伴交换后自己喜欢的口味,然后再慢慢地一直吃到正月十五之后。

记忆里最温暖的甜,是冬天寒冷的夜晚躺在温暖的被窝里,听奶奶讲着故事,然后被爸妈喂

上一口甜津津的糖水罐头,那的甜蜜感觉便一直萦绕在心头,无论多久都不会散去。

记忆里最深刻的甜,是在生病的时候被医生往嘴里打了苦药水之后得到的糖块,那甜苦交织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。记忆里最醇香的甜,是舅舅家里的甘蔗、葡萄、桑椹、脆枣、荸荠还有那嫩生生的新藕。

记忆里的甜,有春天时捋的榆钱叶那慢慢咀嚼出来的一丝丝的清甜;有夏天夜晚纳凉时大口大口吃的西瓜那沁入心脾的甘甜;有秋天热腾腾的刚出锅的糖炒栗子那萦绕在鼻尖香甜,还有冬天才会有的年糕里那若有若无的绵甜。记忆中的甜,有和小伙伴一起爬山采到的野草莓,有一起偷偷摘的荷塘里初生的莲蓬,有一起在田野疯玩时找到的各种野果子。记忆中的甜,还有放学后小卖部里的那一块面包,路边小贩手中的那一根冰糖葫芦和同桌从家里带来的那半月饼。

每当回忆起童年,这甜便丝丝缕缕地缠绕在我的记忆中,构成了我生命里的底色,而当生命中有了这些甜,无论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什么艰辛,也都能扛得过去。

# 青石街